

命与力

张军 著

人生价值丛书

主编 李德顺
副主编 马俊峰 张志伟



出版社

人生价值丛书

主 编 李德顺

副主编 马俊峰

张志伟

命 与 力

张 军 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

人生价值丛书

主编 李德顺 副主编 马俊峰 张志伟

命 与 力

张 军 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石家庄市城乡街44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毫米 1/32开印张 371 000字 1995年12月第一版

1995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8,000 定价:15.00元

ISBN 7-202-02008-4/B·111

开发人生的精神宝藏

——《人生价值丛书》序言

李德顺

近年来，“价值观”这个曾经十分神秘的学术字眼儿，却在我们大众的日常生活中变得越来越醒目了。人们随时可以在报刊、书本、墙报、黑板报、甚至各级领导部门的文件中看到它，在广播电视节目、各种会议、甚至平常的聊天中听到它。

绝不应该以为，“价值观”出现的频率这样高仅仅是由于某种宣传声势的效应，或者是人们喜欢追逐新词儿的时尚使一个本不需多费脑筋的字眼儿，被“炒热”成了一时的话题。

毋宁说，这是由于生活本身的启示，一个新的思想宝藏被发现了，人们心灵的眼睛看见了一个新的天地，人们智慧的头脑展开了一轮新的思维。

(一)

时下所说的“价值观”，严格地讲是指“价值观念”。在理论上，这两个概念是有区别的。比方说，它们的区别相当于宗教学和宗教信仰、伦理学和人的道德之间的差

别：宗教学是研究宗教现象的，但宗教学家不一定是宗教徒；伦理学是研究道德的，但伦理学家不一定是道德家。前者是指一门学问、一种学术体系，后者则指人们在这方面的态度和表现。在哲学上，价值观也就是价值论，它与物质观、运动观、历史观等相类，是指关于价值的理论学说，它主要还是学者研究的话题，本身不等于生活中人们的价值兴趣和态度。而“价值观念”才是指我们现在要说的、与每个人的人生追求和选择都有关的内容。虽然这种区别在科学和法律上有一定的意义，但是由于人们已经习惯了二者不分，并且事实上二者之间也总是有联系的，所以我们可以暂不去管它，就把“价值观”当做“价值观念”来用。

什么是“价值观念”或“价值观”呢？价值观念，就是人们关于生活中基本价值的信念、信仰、理想等思想观念的总和。显然，要知道什么是价值观，首先要知道什么是“价值”。如果不用非常专业的学术用语，而用非常浅显的日常用语来说明，我主张对“价值”二字不妨作为“好坏”来理解。所谓价值，实际上就是我们平常总在说的“好坏”；世界上凡是可以用“好坏”来叙述的内容，就是价值，凡是需要加以“好坏”判断的问题，就属于价值问题。总之可以用“好坏”二字来代换“价值”二字。因此可以说：“价值观念”就是“好坏观念”，即人们关于什么是好、什么是坏，怎样为好、怎样为坏，以及自己向往什么、追求什么、厌恶什么、反对什么等等的观念、思想、态度的总和。

切不可以为，用“好坏”来说明价值，把价值观解释成“好坏观”是一种简单化和庸俗化。实际上，这种通俗

化的努力，丝毫不会减低思考的深度和广度，它只不过是帮助我们从玄远抽象的理论回到生活中来。因为只要细想就会知道，在生活中，每每令人们欢乐或痛苦、满足或焦虑、平和或纷争的，说到底就是为了这个一言难尽的“好坏”二字。——这两个字恰恰很不简单。

“好坏”很能代表价值和价值观所具有的广泛性。这两个字是我们应用得最多、最经常、也最自然的。在中国和国外的口语中，平常有很多（不论是非常郑重的还是非常随便的）字眼儿，都是可以用“好坏”来代替的，如“善恶”、“美丑”、“利弊”、“得失”、“祸福”、“荣辱”、“优劣”、“贵贱”、“有用无用”、“可爱可恨”、“可喜可忧”、“妥不妥当”、“值不值得”、“应该不应该”、“重要不重要”等等，都可以随时用说“好”说“坏”来表达；不论是在经济、政治、科技、文化上，还是在道德、艺术、宗教、日常生活衣食住行玩的领域，只要遇到某种相应的情境，人们就可以说“这是好的”或“很好”，“那不好”或“很糟（坏）”……。上述这些字眼儿，各自都联系着一定的对象和现实，而它们之所以可以用这样一对词语来表达，也正说明对象和现实之间是相通的，有共同的本质和特征。透过生活中“好坏”用法的普遍性，可以发现这里概括着人类生活中一大类普遍的、与人关系最直接而又丰富多彩的现象，一个为人所熟悉却往往未被深究的世界。而“价值”就正是这样一个既独特又普遍、既熟悉又陌生的概念。用“好坏”来形象地理解价值，有助于避免把它当成一个用意很狭隘、很单一的字眼儿，如一些人所理解的那样，以为它仅仅是“有用”、“功利”、甚至是“值钱”（价格）的同义语。“价值”是一个适用范围极其

广泛的概念。

“好坏”所反映的内容有它的特殊性，实际上形象地代表了“价值”的本质。虽然对于究竟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很难有一致的权威的说法，在词典上也查不到它们的定义，但是人们并不觉得这个字眼生疏难懂。因为人人都能领会它的意思和实质，所以人人也都会正确地使用它们。这就为破除价值概念的神秘和偏执、正确地理解和使用它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如果人们仔细推敲自己对“好坏”的理解和使用，就可以从中发现和理解“价值”：“好坏”（价值）其实并不是某个单独的事物，它也不是专属于某种事物所固有不变的属性（任何事物的好坏即价值都是有条件的、具有相对性的、可变的），而是任何事物在人面前、在与入发生关系时都会具有的一定的作用和意义；从人这方面来说，好坏（价值）意味着事关人在各领域里的得失，意味着人要以自己为主进行取舍的判断和选择。这就是价值的本质、价值观念的本质。

举个例子：人们都知道，现在有很多东西都得花钱去买，像过去那样由上级统一安排和分配、不用自己直接负担的越来越少了。不管你了解不了解、承认不承认这种情况，这本身是个“事实问题”。事实只有一个，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多少争论的余地。但是，如果涉及到这个事实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则成了典型的“价值问题”。我们谁都不会不理这个价值问题，都要判断它是好是坏。而要判断好坏，就会涉及很多方面，而且人们的实际得失和主观意见也必然会有很多的不同。比如：有的人把这种变化与自己收入的变化联系起来，根据个人生活水平的提高或降低来做出判断，说它是好是坏；也有人以道德上的

某种观念来做标准，根据它对人心的影响来做出判断；还有人以政治的眼光，用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的概念来解释这种情况，表示自己对国家社会前途的某种见解；而政府则显然要把所有这些都考虑在内，用大多数人生活水平的变化，用这一系列变化给生产力发展带来了什么，给人民的近期和长远利益增减了什么，在社会思想和道德风气等方面产生了什么，对于今后的工作意味着什么等等为标准，来认识和判断这一改革方式和它的效果是好还是不好……。无论是谁，当他面对事实进行价值判断，也就是说“好”说“坏”的时候，他头脑里必定要有关于这件事“好坏”的某种信念、标准和期待，从而对于事情的好坏抱有一定的基本态度，这一切就是所谓的“价值观念”。

说到这里，就可以给“价值观”做一个比较完整的解释。前面说到，价值观是“人们关于生活中基本价值的信念、信仰、理想等思想观念的总和”。再进一步说具体些，就是：（1）从其形式来看，价值观念是由人们对那些基本价值的看法、信念、信仰、理想等所构成，它的思想形式是多种多样的；（2）就其内容而言，价值观念反映了主体的根本地位、利益和需要，以及主体实现自己利益和需要的能力、活动方式等方面的主观特征，是以“信什么，要什么、坚持追求和实现什么”的方式存在的人的精神目标系统；（3）最重要的是，就其功能而言，价值观起着评价标准的作用。换句话说，价值观是人们心目中用以评估事物之轻重，权衡得失弃取的“天平”和“尺子”。人们就是用这样的天平和尺子去称量、评判一切人和事，从而得出自己的态度和选择。

总之，价值观是人和社会精神文化系统中深层的、相对稳定而起主导作用的成分，是人的精神心理活动的中枢系统。价值观人人会有，处处会有；不但个人有，集体、阶级、民族、国家和社会更要有；不但在眼前的一件件具体事情上反映出来，更在人生事业、社会发展的大方向、大决策和大格局上显示出来。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价值观，实际上是它的思想文化、意识形态体系中最核心的内容，是国家社会大系统的“软件”、“软件的软件”；对于一个人来说，他的价值观则是他的人生和事业中最重要的精神追求、精神寄托、精神支柱和精神动力所在。

(二)

价值观的问题，从来就不是一个与人类以及每个人的命运无关的、偏远冷僻的怪问题，也不是只在个别人那里才存在的、一种个别性的小问题。从来的问题只是，人们在什么时候、什么方面、什么程度上重新发现了思考它的必要。

远的不说，单就目前而言，价值观的问题已经表现出它是一个世界性的思想文化、意识形态问题。昔日两大阵营“冷战”对峙的格局下，两种针锋相对的价值观体系曾经进行了长期反复的较量。自从戈尔巴乔夫主张“全人类价值首位”的“新思维”随着前苏联和东欧的剧变而破产以来，这种格局发生了改变。但是全世界的价值观并未因此而如一些狂妄的西方政客所断言的那样，成为他们的“一统天下”。恰恰相反，各国人民更加认识了建设和实施自己独立价值观体系的重要。这使得当前的国际政治中，维护还是侵犯一个国家、民族、地区的独立主权的斗争，

又加进了一个明确的价值观界限，“不允许把一国自己的价值观强加给别国”已日益成为更加重要的价值观念。有鉴于此，新加坡资政李光耀、马来西亚政府总理马哈蒂尔等人正在积极倡导一种“亚洲价值”观念体系，思考着东方国家和民族在精神上站立起来、面对西方文明模式说一声“不”字的逻辑；而西方著名政治观察家亨廷顿等人，则在执著于价值观冲突的基础上，做出了相当惊人的预言：下一次世界大战，将可能由于文化价值观念的冲突而发生……。无论看法如何，谁都无法否认，今日的世界，正在日益成为多种、多元价值观体系公开演示和竞争的大舞台。

在这个大舞台上，我们中国的姿态显然具有最为引人注目的地位。这不仅因为她是当今世界上发展速度最快的一个文明古国，更因为她是坚定不移地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一个大国。我们不要忽视一位西方的“中国问题专家”所做的断言。几年前，在中国改革开放刚刚取得重大成就的时候，他曾著文说：迄今为止中国的社会主义还是成功的，但是再发展下去，就会遇到传统价值观与实际利益之间的尖锐冲突，从而面临两难选择。如果中国不顾经济发展本身的要求，仍然坚持她原有的传统社会主义价值观，那么她的改革就必然会半途而废，这意味着重新退回到贫穷和封闭；如果中国放弃了她的社会主义价值观，而一个国家又不能没有一定价值观的指导，那么它将不得不接受西方的资本主义价值观，这意味着“和平演变”……。这位西方价值观的忠实信奉者，当然不能以他一厢情愿的逻辑预见到，中国将走出一条他恰恰未曾想到的路——既不放弃改革（但不是他所希望的那种完全跟着西方走的

“改革”),也不放弃社会主义(但不是他所认定的那种封闭僵化的“传统”)价值观,而是一条真正具有创造性的中国之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在这条道路上,我们所信奉、所采用的,是一套以当代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价值观——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观体系。所以,我们完全可以用、而且今后将继续用事实来否决这位“专家”的断言。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不对他有所感谢,感谢他以如此尖锐、明白的方式,从反面再一次向我们表明一个道理:价值观的建设对于中国的命运和前途来说,是何等重要!

正因为如此,世界上有很多人,包括朋友也包括敌人,在注视着中国。有期待和信任的目光,有迷惑和猜疑的目光,当然也有仇视和恐惧的目光。无论是谁,他们都希望知道: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价值观,引导中国人民创造了20世纪后几十年的奇迹?在日益发展的生活实践面前,这种价值观是否能够经受住种种挑战和考验,保持它的生命力,并继续提供强大的精神凝聚力和推动力?在来的21世纪里,它将代表着一种怎样的精神文明,是否能够保证中国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否能够重现中华民族曾有过的在世界文化史上的灿烂辉煌?等等。这一切都将由中国人自己来做出回答,都将以我们新价值观建设的成果——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道德、科技和文化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做出最终的回答。显然,这一历史任务也是极其复杂和艰巨的。

价值观除了联系着天下国家的“大事”,还密切联系着我们每个人一生得失进退的“身事”。如今,我们正在

以更直接、更具体、更细致的方式感受着社会的变化所带来的价值观变化和冲击。在改革、开放、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胜利进军中，我们的经济体制已经开始大步迈向“市场”，不再是过去那种完全由“计划”自上而下地安排了。每个人都有了更多自主选择的权力，因此也就要承担起更多自主选择的责任。人们头脑变得空前地活跃了、复杂了、实际了。在市场经济大潮涌来之时，“我”怎么办？人生的价值究竟在哪里？生活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幸福的太阳究竟如何升起？在生活中，“我”怎样找到自己的位置，怎样规划自己来来的目标，怎样选择今后的道路，怎样确立自己为人处事的准则，怎样看待与周围人的关系？甚至为什么报考一个学校、专业，怎样对待自己的婚姻、家庭、职业、交友、兴趣爱好等等，都会在人们的脑海里掀起大大小小的波澜。

虽然现在很多人已经学会了一种说法，就是在彼此意见不合时，指出这是由于“价值观的不同”。但是，在人人竟说“价值观”的时候，有多少人认真地思考过这个字眼儿的实际涵义和分量？例如对什么是价值，什么是价值观，我们生活中的价值观是从何而来的、又是怎样表现出来的，它在我们的生活中起着什么作用，怎样起到这些作用，等等，是否有比较清楚和完整的了解？特别是，人们到哪里去学、如何才能学会自己来面对和识别价值观的问题，并能够胸有成竹地判断，怎样的一套价值观才是对人对己有益的，我们应该怎样为自己找到和建立起一套科学的、先进的人生价值观？人们并不甘心眼看着只有价值观的多元和“不同”，而是希望着出现价值生活的合理、秩序与和谐……。

不管人们自己是否知道这就是“价值观的动荡”，也都在观察着、思考着、判断着世事人情、善恶美丑的变迁，比较着、选择着环境条件、得失取舍的道路和方式，期待着、向往着、争取着理想境界的到来。而这，就意味着“价值观”的思考不由分说地来到了你的心中。如今，“树立正确价值观”的要求，已经和“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一道，成为我们时代、社会和大家发自心底的共同呼唤。

(三)

“人生价值”问题，既是人生观的中心问题，也是价值观的中心问题。它实际上包含着“什么是人生”和“什么是价值”这两个前提问题，然后才是怎样理解“人生的价值”。人生观和价值观本来是既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又是在层次和侧重方面有所分工、有一定区别的。世世代代的人们都思考人生，而如今人们的思考与以往有所不同的一点，是增加了一个更富于理论色彩的角度——价值，使思考具有了“价值观”的深度。

就人生观来说：观在我们已经知道，它理所当然地要包括人生的价值问题。但过去却并非如此，往往只限于谈人生的现象、事实、过程，就像那些仅限于观察记录某些人类社会现象、暂不加任何评论的科研报告一样。过去一些讲人生观的读物，虽然实际上涉及了很多人生价值问题，但却从头至尾见不到“人生价值”字样，因为那时还没有价值方面的理论和观念。

就价值观来说也是如此：如果仅仅谈价值，可以大谈世界万物的价值，而并不涉及人生的价值。西方传统的价

值哲学就是如此。因为在许多高贵的哲学家看来，哲学是研究“世界”、“宇宙”的，人生的问题只适合由伦理学、心理学等具体的科学去研究，哲学只需给以原则的指导就够了。其实他们或者是忽视了，或者是始终没有明白，所谓“价值”正是以人为标准、与人的地位和命运相关才存在的，研究价值归根到底正是研究人、关心人、帮助人。

如今我们思考人生价值问题，就是深入到价值观与人生观相互重合、相互结合之处，在它们的统一中来思考。这是一个极其庞大、极其复杂的思想理论问题。要想回答它，绝不是靠三言五语就能解决的。一切企图以最简单的公式给人们提供最终“标准答案”的说法，都难免有片面、肤浅和主观武断的嫌疑。但这个问题也不是完全不可捉摸、不可言说的一片混沌领域。关键是怎样思考、怎样言说。比如：是从现实的、有血有肉的、具体的人出发，还是从想象的、没名没姓、无家无国、不食人间烟火的抽象的“人”出发？是把人生的价值当作一个一厢情愿地设立、终日顶礼膜拜的神灵，或者完全由个人兴趣所至、只要我说好说行、可以“想怎样就怎样”的借口，还是把它如实看作是人在自己生活中进行追求、创造和奉献的表现？是把人生价值的实现同社会历史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看作是一个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不断前进的过程，还是把它当作一个只要按照某个模式去生活，就可以一劳永逸地完成的“对号入座”？等等。如果不能正确地处理这些问题，关于人生价值的想法和说法，就可能成为误人误己的空谈甚至谬论。

我们献给读者的这套丛书，是力求从现实的、有血有肉的、具体的人出发，把人生的价值当作是人在自己生活

中进行追求、创造和奉献的表现，把人生价值的实现同社会历史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看作是一个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不断前进的过程来理解的，因此致力于从比较基础的、与每个人密切相关而又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入手，来探讨确立健康向上人生价值观的途径。

这套书在题目上的安排，体现了这样一种思考。这里总共有 11 个题目：《生与死》、《身与心》、《人与己》、《权与责》、《爱与恨》、《善与恶》、《美与丑》、《苦与乐》、《智与愚》、《情与理》、《命与力》。当然还可以想出更多，但我们觉得，这 11 个问题对于“人生价值”来说，是最有基础性、普遍性和代表性的问题。选择这些题目，第一适合于从每个普通人的角度思考，从最正常、最基本的生活实际着眼，可以减少一些角色不明、大而无当的议论；第二是抓住了一些与人人都有关、比较普遍也比较长久的问题，可以减少一些只因一时所需和所感而定的硬性话题；第三是这里的每一个话题，实际上都有过历史悠久的思考和丰富的事例，人们都有一定的切身体会，但却缺乏相应的整理。因此就每一个问题集中地思考，可以最大限度地调动我们的知识和智慧；第四也是最重要的，是按我们的理解和设想，这 11 个题目之间在理论和逻辑上存在着彼此呼应、依次展开、整体配套的联系，可以共同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人生价值观框架。

要想比较具体地说明一套人生价值观体系“是什么”和“有什么”，了解价值观的一般“形象”，就要做一种更具体的工作：描述、分析价值观的基本结构。就是说，虽然价值观总是具体多样、因“人（主体）”而异的，但既然都叫价值观，就应该有基本相同、可以相互对应的结构

和要素。就像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有一张脸，虽然没有两张面孔是完全一模一样的，但毕竟都是脸，都有大体相同的“五官”材料、要素和结构布局。否则我们将不会有“脸”这个概念，更谈不上对脸与脸的美丑妍媸进行“横向比较”，或者对同一张脸的发展变化进行“历史比较”了。所以，我们经过一番相当吃力的调查和研究，尝试对价值观的“五官”要素及其组合做一种初步的分析和归纳。按照这种归纳，上述11个题目实际上暗含和覆盖着一般价值观的基本要素和结构的几大方面。这几个方面的内容，是任何一种（不论是个人的还是国家的）完整的、成熟的（不论是先进的还是落后的）价值观都要回答、都要包括的问题。在个人的人生价值观上，可以把它们分成以下三个大的组合：

《生与死》、《身与心》、《人与己》、《权与责》等，主要是围绕主体的自我观展开的，回答的是“从哪里开始”的问题。主体自我观也叫主体意识，即关于主体自我定位的意识。主体意识是全部价值观的核心和灵魂。一种价值观一定得有它的主体，即它是“谁的”价值观。是谁的价值观，就以谁的地位、立场、利益为根据，反映和代表谁的意志。所以主体确立自己价值观的第一个基础，就是要充分认识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历史使命，如“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与他人、集体、社会是什么关系？我在社会生活中扮演什么角色，有怎样的权利和责任？等等。一个主体只有对这些有了明确的认识，他才有了自己价值观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当年，马克思为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建立科学共产主义价值观的时候，就正是首先从工人阶级的主体意识——正确认识工人阶级的地位和历

史使命——开始的。没有这种主体意识就没有无产阶级从“自在阶级”到“自为阶级”的觉醒。一个阶级的价值观是如此，一个人的价值观也是如此。这里用了4本书的篇幅，从人的出生到死亡，从人的肉体发育成长到精神发育成长，从个人的“自己”到与“他人”的关系，从人生的角色到方方面面的权利与责任等，从不同方面反复讨论和回答了一个问题：人生应该如何自我定位，对人生价值的追求应该从哪里开始？——总的说来，我们的看法是，积极健康的“自我观”，是要“有我”，而不是“无我”；但是这种有我不应该是一个狭隘、封闭的“小我”，而应该是一个开放的、与社会和他人相互衔接、相互融合的“大我”。有了“大我”的人生定位，一个人的人生价值才能够具有丰富的内容。

《爱与恨》、《善与恶》、《美与丑》、《苦与乐》等，主要是围绕人生的理想、目标和价值规范展开的，回答的是“要怎样”或“应如何”方面的问题。人一定要有理想，没有理想的生活就像是没有灵魂的肉体——只是一个自然现象。所谓理想，就是从自己现实的地位、条件出发，对于社会、人生和个人命运前途的最高价值追求。你认为社会将来应该是什么样子，生活应该是什么样子，人应该是什么样子，人与人的关系应该是什么样子，自己的一生应该怎样度过才是最有价值的，等等，这些都是人生的理想。有了这些理想和愿望，不仅用它们去衡量、评价现实生活中的现象，有自己一定的见解；而且更要把它们变成自己追求并为之奋斗的目标，包括大目标和各个阶段的具体目标，在一生中坚持不渝。理想和目标价值观的“设计蓝图”部分。有了理想和人生目标的人才是有灵魂的